



朱嶽斌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

說苑

卷八

一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鞮。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
剋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勝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
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
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
季子，并吳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說苑

卷八

二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禪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
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信。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說苑

八卷八

三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

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鬻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扯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

說苑

八卷八

四

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嗟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刦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

說苑

卷八

五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匝，而夏民從，越王不脩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說苑

八卷八

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說苑

卷八

七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倅。胥卮負

說苑

八卷八

八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

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能使。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說苑

卷八

九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
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
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倨。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
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

卷八

十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
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
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
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
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
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
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南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
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
早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容干
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
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說苑

八卷八

十一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
髡曰古者驩騶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
毛膚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
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繪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
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純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說苑

卷八

十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說苑

卷八

十四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緩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各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擲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說苑

卷八

十五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

帛一以贈先生。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卷八

十七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盞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說苑

卷八

十八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丐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聃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社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聃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卷八

十九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豎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八卷八

二十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嚮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說苑

卷九

一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致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
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袿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
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
日授蘇從爲相

說苑

卷九

二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
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
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古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說苑

卷九

三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說苑

卷九

四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窈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自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

宮一本作棧陽

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孽

繫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悉。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悉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說苑

卷九

五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腸宮。有不孝之

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籟。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說苑

卷九

六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農谷血成。且金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遠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說苑

卷九

七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說苑

卷九

八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
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之
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
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詈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幸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繪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

一作舟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說苑

卷九

九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繪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籛之贈逐舟之姬務治平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說苑

卷九

十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今復欲爲鍾是重歛於民民之哀矣夫歛民之哀而
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
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說苑

八卷九

十一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
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
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
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愛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

說苑

卷九

十二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

說苑

卷九

十三

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

一作

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

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

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

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

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

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

劔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扶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說苑

卷九

十五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吳王欲與越平。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諺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
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
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
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芋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
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說苑

卷九

十六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說苑

卷九

十七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

說苑

卷九

十八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纆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

卷九

十九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說苑

卷十

一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說苑

卷十

二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說苑

卷十

三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說苑

卷十

四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
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
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
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
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說苑

卷十

五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
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
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說苑

卷十

六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媢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
衛師于新築輕小媢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
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
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
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說苑

八卷十

七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
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
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
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
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
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
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
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
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蹙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說苑

卷十

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

卷十

九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說苑

卷十

十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說苑

入卷十

十一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

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說苑

八卷十

十二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繇繇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且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且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且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說苑

卷十

十四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願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嘗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泉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瀕。瀝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說苑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清。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說苑

卷十

十六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汜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鳩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終

說苑

卷十

十七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說苑

卷十一

一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岀之。

吳人人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說苑
卷十一
二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遘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存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

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閔止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閔止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閔止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說苑

八卷十一

三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閔止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由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正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說苑

卷十一

四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于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正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街耳。子今不正轡，街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說苑

卷十一

五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容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丹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子乎？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荇，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說苑

卷十一

六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祗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于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

說苑

卷十一

七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說苑

卷十一

八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芄，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檣，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盪兮并草盪，予昌枻。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綬予乎。昭澶秦踰滌，悝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予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曰：今夕何夕，兮寒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榆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桮碰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桮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說苑

卷十一

九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訕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
調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
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
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
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會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
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說苑

八卷十一

十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
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畱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
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
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莩
者。躡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欬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說苑

卷十一

十一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禿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逢，逢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說苑

卷十一

十二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以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備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說苑。

卷十一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誥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說苑

卷十一

十五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說苑

卷十一

十六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說苑

卷十一

十七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殪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終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說苑

八卷十二

一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說苑

入卷十二

二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說苑

八卷十二

三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播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府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說苑

卷十二

四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執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執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說苑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說苑

八卷十一

六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說苑

八卷十二

七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隣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蹶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畱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正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莫覓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說苑

八卷十一

九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慚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益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樞者。

說苑

八卷十二

十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說苑

八卷十二

十一

秦楚轍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蒙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轍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蒙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
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
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

說苑

八卷十一

十一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冢。管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說苑

卷十二

十三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刺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忝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鴻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闢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說苑

卷十三

一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子。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汜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汜聞之。剝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汜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說苑

卷十三

三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說苑

卷十三

三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纁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訖苑

卷十三

四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異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說苑

卷十三

五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討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說苑

卷十三

六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

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者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說苑

卷十三

七

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恐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恐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僻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說苑

卷十三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垝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垝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垝者向使主人聽容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容徒薪曲垝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說苑

卷十三

十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

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齋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齋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禘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卷十三

十一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宥宥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卷十三

十二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忤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犬。雨水平地而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

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予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樽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禿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野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說苑

卷十三

十六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說苑

卷十三

十七

論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玉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

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曰此甚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旣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淝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
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
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
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
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
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

卷十三

二十

遷而賦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吳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

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

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

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

